

國朝文類

二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

碑文

帝禹廟碑

鄧文原

至大辛亥紹興路重修帝禹廟成江浙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臣某等遣使驛聞請紀其事饒諸樂石而以命臣文原制曰可顧臣膚陋嘗待罪詞林今又職司儒校敢不對揚丕顯式昭茲祀垂憲來今謹按史載帝即位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其事與記禮言虞帝南巡葬蒼梧者皆語相傳已久至於封泰山禪會稽則尤爲後世修功好大者之論而非聖人崇德務本意也嘗以五服計其道里遐邇則會稽寔在要荒之外先王省方肆觀政教是敷非若御八駿樂觀游除道周衛而勤民于遠然帝自肇功疏鑿告成錫圭躬膺歷數年逾百歲矣猶不肯一日自暇逸以居於萬民之上則夫子所謂有天下而不與者豈非萬世之大訓哉厥初巨浸稽天民用昏墊孰任已溺懋于奮庸天啓聖仁聲律身度勤躬胝肢以宣地利以奠民極功施無窮考禮報本匪越人所私爰自少康之庶子無餘始封而命祀蓋少康距帝僅五世嬰時授艱

復脩墜緒一成一旅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繫帝之聲教遡原而上曷可食忘也矧觀其因山之制而遺衣服藏焉歷世推崇或著祔祥神茲顧草有夏治格幽明山川鬼神壹是寧謐列聖繼承用弘茲道誕降璽書凡在祀典者命有司肅備時祭棟宇傾圯官爲繕完若江淛所理聖王之祀宜莫先會稽焉戊申歲土莘饑疾癘仍臻民多流殍臣某以季冬來領郡事慨然曰古者二千石期以共理當爲民首憂吾其敢怠忽明年春白于宰臣凡荒政若干事既得請還謁祠下周視梁撩風雨欹壓蔽冕弗治丹匱漫漶先是宋政和間即廟爲觀過年更爲寺歲侵視蘆百廢莫興乃首議復廟田之私質于民者以贍衆鳩工庀具傭役惟時鉏荒斧堅民士競勸龍石以楹陶甓以甃庭觀嚴敞殿廡翼衛若帝臨止川谷貴輝以帥府命給中統楮幣二百七十一定有奇是役之興庶幾乎知成民

而後致力於神者矣竊惟帝之平水土也九賦既均又曰六府三事以示天下萬世治道之本獨洪範九疇未嘗爲虞帝敷陳其說後千有餘年箕子始以爲武王告使箕子蒙難而不獲信其志又無武王者興則九疇將遂埋而無傳乎自夏歷商孰傳之而至箕子其事遠莫可考世知帝功與天地並而洪範九疇鮮有能研精理奧究諸力行者使其書徒以言語傳漢儒旁摭庶微推致五行其言非不較著明甚而先王綜理天人之要亦已微矣八卦九疇道相經緯天所以界聖人者豈偶然哉聖上繼承大寶丕建皇極中外大臣務肩忠盡謨協贊襄蓋將絜斯世而躋之三五之盛神人具孚歲則順成慶浹華裔惟帝妥靈茲土嘉飮德馨亦永永億萬年無斁臣謹稽首再拜而詩之其詩曰渾河之東有山巒蒼鎮于南土夷視崇岡昔帝會同圭璧斯皇廟其颺駄若帝陟方若彼橋山弓劍是藏維是橫流瀆瀆懷襄燥川靜谷成賦定壘帝躬菲惡俾民樂康鑄鼎象列謨訓範防功加九有道尊百王世嚴秩祀登薦肅將牧臣有惕顧視榛荒乃堂乃構邃宇周墻吉蠲來享雲旆龍章繫帝

贊育時厥雨暘物消疵癘歲誅茨梁永佑皇圖儲慶發祥即山勒銘德遠彌光

漢番君廟碑

元明善

饒舊有番君廟范文正公爲守時改作於州治西北距今蓋三百年廟日以壞延祐四年三山王君都中爲守乃重作之廟旁又作芝山道院館道士以爲廟守番君廟者祀漢長沙吳文王芮也方秦毒虐天下秦吏亦乘而毒虐其民存者寥然咸思覆秦殺吏獨番陽令得江湖間民心號曰番君及諸侯兵起遣梅將軍銷助漢入關得王長沙功著漢令然番人奚有王之功高哉徒知令之德我而已後雖去而他都世世不忘廟而祠之戶而祝之此民之心也此文正公之所爲改作也王君忠信而說禮連治大郡皆著能聲今守饒又能跡前賢所爲以爲治安知今日所思者他日不以思王君哉廟成圖之以寄郡人玄教嗣師吳真人曰此真人昔嘗勸我者今成矣廟當有記真人屬筆於明善遂作漢番君廟碑其頌曰翼翼新廟有寢有堂薦我溪毛奠我酒漿靈舞靈

之洲君不來遊增我百憂靈風清淒陰雲冥迷彷
彿君旗導以兩端君其假思使我心夷君既醉止
錫我繁祉庶有稻梁倉有絲枲飽暖而嬉瘦厲不
起太守作廟從民攸好春而有祈秋而有報猗千

萬年君子是做

侯府君夫人李氏祠堂碑

郭松年

夫人姓李氏北燕縉山人生有淑質既長婉娩聰
從不學而能父母鍾愛之擇其媳以歸邑人侯氏
之子士溫侯氏大姓世雄鄉里而士溫亦賢子弟
號衣冠族遼金以來蟬聯名宦不絕著稱雲朔間
夫人始入門其家人上下目其容止閑雅皆悅以
相賀自是閨門肅穆雍如也生二子曰進曰慶夫
人年二十有四而士溫卒居憂哀踰禮既免喪
事長撫幼愈益恭勤不少怠親黨憐其年少勞獨
勸改適則曰人之所以爲人以其有禮義也吾一
婦人而事二夫豈禮義乎哉因以死自誓不失節
志竟莫奪聞者歎美之貞祐初金政寢衰

皇元

太祖肇基王業義旗南指屢敗金兵金主畏逼徙
都汴以避其鋒驅士民搶攘南渡夫人携幼孤羸
狼從之草行露宿未嘗污強暴虧婦節既渡河寓

居宿州雖流離頓挫顛沛造次擇師友教養二子
不輟二子亦穎悟絕人能動心忍性卓卓自樹立
既而進以吏事明敏大爲宗室完顏公所知公事
行樞密院事於宿審其可付重事表授下邳元帥
府經歷官佩銀符凡府之謀畫教條與夫升黜守
戰賞罰之用皆先事應機而辦以功累遷保靜軍
節度副使癸巳之變總戎淮海沒王事一子曰璘
慶驍勇善騎射由武選仕宰相以其才堪將帥起
行間擢萬夫長金季朝廷以北兵方張慮宋人乘釁
釁我腹背受敵命慶以本軍戍蜀漢遇敵戰死一
子曰瑛甲午歲金亡宿境大飢人相食夫人與孤
孫璘瑛處瀕死者數四嘆曰始吾南渡與二子俱
今皆死國難惄惄殘喘亦何所惜但念侯氏一門
不絕如綫重遭荼毒吾何敢不力遁歲饑乏食宋
人船米數萬石濟宿民且誘之完顏公以國破君
亡外無蚍蜉蠭子之援遂款附人賴以生范陽人
張子良素居公麾下爲裨將公死子良雅不屬宋
且念桑梓頗形於言色宋江淮大都督余玠覺其
意陳兵脅宿民悉內徙泗州子良愈不自安

皇元革命遂舉城來歸朝廷以爲京東行省仍領歸

德府總管府事侯氏從而家焉某年月日夫人蘇沐易服召班瑛立床下戒之曰吾自歸汝家七年矣遭世多虞備嘗艱苦汝所知也子死國難孫克樹立今年近期頤死無所恨脩身齊家汝宜勉之語絕摶肱而卧遂卒享年九十以某年月日葬于睢陽大陳村之別墅夫人慈祥樂易接下以仁

事上以禮再遭變故臨難不苟雖白刃在前未嘗怖悼失度少變其節及二子貴顯分旄節握兵符

光昭門楣無一毫驕泰色是皆烈丈夫之所難能而夫人處之裕如加以安樂壽考及見其孫班瑛力學爲儒佐大府靡好爵聲光洋溢享甘旨之養不以疾終天之報施善人爲何如也今上初即位

方以孝治天下將一變衰俗以復乎古而貴近舉是以聞上嘉其貞節許其家立祠奉祀祠宜有碑

勅臣松年爲之銘銘曰

天地定位綱常以分女不再醮禮具成文猗嗟夫人有猷有守爰從弱齡喪其嘉耦莞然弔影將彼二雛啼寒號飢其志弗渝鷄鳴膠膠不替風雨栢舟搖搖載惟寒暑金德既衰大駕南巡伯仲聯翩以登要津伯也剖符仲也秉鉞偕歿王事偕有休

烈夫人之德夫人之教粵俟一門兩全忠孝神元撫運景命惟新亦有孝孫侍于夫人歟嗷林鳥受哺于子售其功德孝孫之似天錫眉壽降福孔多原始要終其樂如何堂古之制享時之榮勒此銘章以訊來裔

兗州固始縣南獄廟碑

馬祖常

五嶽真五方之地而各神於其人風雨日月之交有年穀之順成民物之疵癘焉南獄祝融之墟距固始記里二千然皆古楚封域是其神必靈於一方無疑也神而靈能變化佐天地主宰象形流行蕩摩又豈關於一隅哉傳有曰山澤通氣氣块北方磚扶輿充兩間者大而不可以擬言衆人挾中而咸私其鄉神則罔不通也神而通則雖廟祀於他邦亦宜哉予嘗被命代祠衡獄且辱宗伯之職矣知典禮咸秩無文獻瀆上之所謫吉有事者也僭有厲禁非民之所得禮也國家以仁治天下示民大同斥雕諱而不用凡山林丘陵墳衍之神能福於人鄉人得祠之俾或禱而得年穀焉得無疵癘焉茲亦上之所願推施於下者不禁也地又匪天子歲時遣使之位禱又不大爽於禮禁廟無煩

官司而民樂相之居民上者又忍不因其俗而順

悅之乎是三者皆應記也廟事有成悉汝南民李

垠兮神咸在

漢濟南伏生祠堂碑

張起巖

秉之力構材立徒百工並與富者入貲寡者奉枝
蓋聚當病若有物憑之者自言謂作廟則愈今聚
年七十矣衣結躡履北走京師繪廟之圖介昭功
萬戶總使府副使劉文秉御史臺管勾王珪拜馬
祖常丐文歸而刻諸廟中載考廟屋爲閣者五間
爲廡者二十間爲後殿者三間爲門者爲別室者
大小凡若干間皆象神儀於其中外鑿二池蓄水
植蓮客來游者憩息有亭東爲石矼周爲繚垣對
樹嘉木合陰成列已蔚然而稱神樓矣固始吾州
之屬邑也父老子弟吾之所敬愛者也旣來請文
夫何讓焉迺爲詩以備邑人迎送神之詞云信民
生大平之樂愷也詩曰

南山隣兮興雲雨我田兮賴我神君神君降兮水
清惟駢羅兮夾以斧威不祥兮無疵癉順年穀兮
吾食汝吾食汝兮何報鼓以牲兮蘋莞來連舞兮
樂子廟翼翼兮子趨載擊鼓兮間年就盈畧兮林
盈田富壽愷兮衆咸熙自今故兮樂民時維茲邑
兮孔休神福汝兮多來牟汜布濩兮需四海充無

暴秦焚滅經籍欲愚黔首黔首固未可愚祇自愚
以速滅亡而經籍之在人心者如日月之揭乎天
固不可得而滅也噫秦灰已冷漢策聿新孰謂禍
難散亡之餘而有伏生歸然久存獨能壽遺經於
胷臆以傳來學而新生民耳目哉是蓋天相斯人
畀之以九十之年而其所以託之者有在也濟南
鄒平縣治東北十餘里號伏生鄉伏生之墓在焉
即墓所有祠歲久弊漏縣尹大寧曹明叔視事之
歲躬拜祠下顧瞻徘徊瞻先賢之所藏仰遺像之
有託慨然興懷營脩完飾輪奐一新率邑人士與
凡在官者具牲醴以祀復專其子憲來請曰願有
述起嚴綏惟先生之有功於斯文天下所共知後
世論次其功贈乘氏伯號曰大儒從享孔廟天下
通祀唯鄒平以其鄉獲私展其敬旣別祠縣學又
即墓建祠其趨向可知也今曹尹復能崇墓葺祠
俾邑人益知有以景行前哲而進于學于以化民
成俗是真能舉其職矣起嚴齊產也聞其請故不敢辭旣書其事因附所見俾來者有攷仍繫以銘

按漢儒林傳伏生名勝爲秦博士辟歲書以避禁
兵後亡數十篇獨以二十九篇教子齊魯文帝欲
召時已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掌故晁錯往受之
衛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
教錯孔安國書序但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藝文
志尚書二十九卷乃其所授者漢儒謂之今文隋
經籍志乃云伏生口傳二十八篇作書傳四十一
篇以授同郡張生張授千乘歐陽生生授兒寬
授歐陽之子世傳至曾孫高謂之歐陽學又張生
傳夏侯都尉有大小夏侯學宋葉夢得以書出伏
生者二十三篇傳歐陽欽崇文總目尚書大傳三
卷爲伏勝撰晁氏以爲勝終之後歐陽生張生各
誦所聞特撰大義名之曰傳其說互有不同要之
今文尚書出於伏生者則一也先生爲秦博士秦
坑儒無所施其學至漢始傳然則先生之學
既施於漢而名以顯於後世故余不繫之秦而繫
之漢題曰漢齊南伏先生祠碑云銘曰
於惟先生始焉其屯終焉則亨獨抱遺經以淑後
人以慰幽貞行法俟命天錫耄年庸待治平竟以
所授列于學官其道大明書以人傳人以書顯垂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

萬世名稽古之力斯文與俱茲 荣從祀孔廟
徧于寰區罔不敬承矧茲梁鄒鄉墓攸在礪世作
程沉沉玄扁體龜所安祠以妥靈茂宰尚賢有壤
必葺適觀厥成于鄉于學祀享相望閱千百齡穹
碑有銘被之弦歌用侑爾牲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一

碑文

中書左丞李公家廟碑

姚燧

燧嘗觀人臣私廟之祭易乎古而難於今三代不論也漢之時功臣侯者土地人民傳及子孫故嗣侯得以致隆數于其祖考世世無有所殺後封功臣皆虛邑無有土地人民子孫或官卑力微往往不能為廟與雖為廟以記曰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祭既用生者之祿勢有必不能致隆者姑借先宋氏言之如文潞國作廟洛西其先未嘗將相也顧受祭將相潞國嘗將相者其及子弟惟得祭以大夫祿是於不為將相者致隆其真為將相者復加殺也如斯者幾何人哉惟呂正獻惠穆於文靖范忠宣恭獻於文正世其將相者史冊二百年間纔十三見事亦曠世而希有者也然自中尤以來漢人父子將相者幾何人哉惟忠武公與今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謚武愍公二家重輝襲芳震耀一時豈獨為之予者信敬於昭昭厥考亦足以慰靈於冥冥矣惟李氏家隴西成紀者實秦將信諸孫漢至六朝

門閥甚峻惟與崔盧鄭氏姻不連他族唐李王西夏甚盛強雖宋金嘗加兵終莫能服

太祖始平之其宗有守兀納城者獨戰死不下子

惟忠尚少求從父死為子分土淄州諸侯王所得

於公為考後以金符監淄州有子十三人公次居四王妃愛其穎異嘗子之在先朝故事凡諸侯王各以其府一官入參決尚書事公代其兄為之李璮為逆有迹淄州君獨從公馳聞璮繫闕門獄中璮誅得出上盡賜償所亡失授公淄萊路與魯總管後改宣武將軍益都淄萊路新軍萬戶與城夾寨圍呂文煥襄陽四年而下之加明威將軍虎符丞相伯顏南征宋兵戍郢十萬城西郢鎮戰艦

沙洋下復破夏貴陽邏口下郢漢陽從故丞相阿里公時以左丞戰荆口禽高世傑下岳進院沙市以出唐港棄郢去留公後拒敗其追兵行拔新城下荆南傅檄歸峽辰沈靖澧常德諸州皆下之又徙鎮常德左丞徇地湖南丞相兵及湖西以地遠援疏詔公與宋都統張茂實呂師夔關都元帥府江右公為左副都元帥破劉榮軍下降興禽熊飛

建昌撫瑞吉賴與廣閩諸州皆下會宋幼主出降其將相張世傑陳宜中挾益王是衛王吳淳海趙福立益王元以景炎閏廣諸州應者十五郡縣豪傑亦爭起兵公出定反地大破吳浚軍十萬南豐浚走如張文虎復合兵十萬又破之燒港伏屍三十里浚走合其相文天祥瑞金又大破之天祥走據汀別將孔遵窮追併破趙孟潛軍復其州而還隆興守帥覬利巨室罪以陰與賊連已誅夷百三十家公還白其非辜出其未盡誅者獄中帥府改宣慰司加昭勇大將軍同知江西宣慰司事尋加鎮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又改江西宣慰使天祥復沿汀行收兵出興國又擊走之追四百里及之空坑散降其衆廿餘萬禽趙時貴以下文武將吏數百人拜參知政事行中書省江西益王祖廟以端宗世傑復立衛王尤以祥興移柵海中崖山近去廣治四百里授蒙古漢軍都元帥經畧廣東進復梅循英德與廣之清遠走王道夫擊凌震海上獲船三百艘禽將吏宋邁以下二百人又破其餘軍焚塘江淮省亦遣都元帥張弘範至自漳與共圍崖山勢計窮蹙度不能圖資政陸秀夫抱衛王蹈

海死獲其金玉其將吏死焚溺者十萬餘人瞿國秀凌震皆降世傑遁去風壞舟死海凌港南海平朝京師上勞苦之其將佐與錫宴者二百功陞者千授資善大夫中書左丞移省荆湖凡虜男女奴鬻之者皆罪而正之常德辰澧沅靖五州大荒民至易子以糴爲發廩賑之所活為口亡慮十萬計征占城詔使給糧仗造舟海南取得其宜黎僑之民勸趨之疾還詔從皇子鎮南王征交趾敗其兵天長府其王遂舉國航海將舟師追之敗諸洋中獲海艦三百始公築城天長備穀待賊欲衆議不果盛夏軍士疾作張濟冒營遂議旋軍賊躡敗吾後拒王以公駿賊閉水平關傅樂弩矢射公貫膝負創奪關出境以毒發薨思明州年止五十最其平生小大百戰下城邑百有五爲戶三百萬嗚呼其亦勤已後薨七年而贈官賜謚封公之命始下王音仁煦恩重書棺人臣獲此哀榮極矣公雖不可作已安知其不肉骨九京邪公諱恒字德卿自號長白篤孝純至淄州君卒方擊兩王閩廣淄州君顧言我死必無訃吾兒使會喪縱敵南海平始克衛哀摧慟篤絕且 謂所從曰爲我語諸昆弟妻

予吾不得以時喪先公既抱恨以終天今復棄眷
太夫人而身先朝露於是遐夷吾目不瞑下泉矣
其謹事之夫人王氏視分上諸侯王之妃姑
也許至夫人祕不敢聞之姑惟發哀私室公則再
見夢太夫人曰兒今死戰日南矣太夫人泣言吾
再夢如是豈誠然耶夫人始情告曰婦無以安君
姑氏心也發是久矣始哭服喪嗚呼死而精
魄猶惓惓其親可哀也已可哀也已予二人
世安以監廣州從朝京師授新軍萬戶同知江西
宣慰司事再嗣公益都淄萊本軍萬戶後以正議
大夫仍將本軍僉江西行中書省事再陞中奉大
夫參知政事行尚書省江西尚書省罷今以上官
參知政事行中書省仍江西嗚呼六官而三職公
武已可見其才之無羞乎職者自其既相亦解兵
其弟世雄以宣武將軍將之乃作河洪之詩使歌
以祀公其辭曰

李氏之在與水細大河洪姑臧有夏而王越三百
年傳歷既長極崇而驥亦天之道日月作矣衆星
匿耀王孫始卑徂東自西淄水幽幽東楚之流曰
位不豐猶監一州有蟲吾民有臭吾土吾力不能

天子肆汝從父奔告帝嘉為心廼陟潛沉寢向用
公決決漢水南紀所恃為池襄陽金湯陸陸公將
萬夫長圍四禩而竟下之岷江失藩沿流列城振
落摧乾至莫難一文軌判裂萬里收功九重授策
維是武庚狂志復殷爵人號年大蠹既閏終兄弟
及公膺奮擊與鬪四年崖山翦克血其鱣貌南海
無波廄馬笥衣其賚如何帝曰汝烈宜置左相授
兵而予西護湖廣公拜稽首天子萬年帝德聖
神臣何力焉湖廣聽命壤三千里陰翕陽施賞刑
自己及兵占城轉粟黎僚歸佐皇子致討日南不
測風洋冒覆而三由淄而漢由江而海其涉日深
蜚聲日大蕞爾南夷曰尺箒笞狃勝者家輕於出
危賊策我師不能炎暑敦弓綿力犀甲敗兩避來
弗迎邀歸以爭既奔先偏左廣亦傾孰作士氣公
殿奮武斬輜短兵援枹鼓格闇比死冠纓不顛
裏轡馬革踐迹文淵維昔禍時皂纛有翩廻今還
歸粉篆丹旃北夢悠悠魂魄遙遠致身移忠維孝
其本黼宸思之錄其庸勞寵幽上公可謂曰遭公
亡不亡公有良子亦秉國鈞實法寶似有嚴作廟
邇簋維時神容與耶去此異之維淄維漢維江離

海其流或枯廟主斯殿何以麗牲樂石哉哉太史詩之以侑以歌

元帥張獻武王廟碑

虞集

昔者汝南忠武王起義兵燕南統率豪傑畧定郡縣聲震河朔及歸

國朝遂以其兵攻河南既滅金

將移師取宋乃摠諸軍以鎮毫疏積水立城戍開

田護耕宋人不敢北犯其後淮陽獻武王復統亳

州軍以成大功故毫有張氏之廟焉其中廟祠汝

南忠武王西廟祠王第八子蔡國忠毅公東廟祠

王第九子淮陽獻武王忠武始封蔡國公而薨也

賜謚武康又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太尉儀同三

司上柱國獻武之薨也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

事謚武烈又贈推忠效節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公改謚忠武皇慶元年獻武

王之子珪以中書平章政事相

仁宗皇帝於是忠武進太師進封汝南王改賜今

謚獻武進封淮陽王加賜保大二字以益其功臣

號又改賜今謚禮部以其事下郡縣之有王廟者

至治二年珪復入中書歷相

英宗皇帝今上皇帝於是泰定元年加賜忠武

以開國二字益其功臣號是年太子肇開經筵珪首當勸講明年解機務封蔡國公仍知經筵以病告歸未幾三遣使趣召見上閱其病重煩以政事拜翰林學士承旨仍以蔡國侍經筵朝有大政則就焉有間使來告集曰先王之廟在亳州者庭皆有麗牲之石我忠武及忠毅之勳德則旣具刻而銘之矣惟獻武之廟我以忝與國事不暇私顧其家顧未有刻焉因以王之墓誌神道碑家傳授集曰刻文敢以屬子集辭不獲則對曰昔嘗忝爲太史屬固嘗知公家世勲德及進講內殿又執經以從公後者三年矣雖不敏敢不第而書之謹按王諱弘範字仲疇年二十餘其兄順天府總管弘畧上計行朝留攝其府事吏民服其明決時內附甫定蒙古軍所過輒爲暴王曰國朝自有法制我奉行之執暴者決以杖入其境無敢犯者順天者故保州以忠武故陞府名後有所避又改今名曰保定云

欲即安耶不與乃命之曰壇違天必敗汝勉之雖然壇禦賊也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生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以立功汝必弛之及圍城王軍城西壇出軍突諸將獨不向王軍王曰吾固受教矣我易受攻而彼不至謂我弗悟也乃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之夜浚其壕加廣壇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橋不足踰壕軍陷其得陵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降兩賊將壇驚遂敗死論功王最多忠武聞之曰真吾子也或言於朝曰壇所以得爲亂者盡專兵民之權故也以此間諸侯諸侯果不自安遂罷其子弟之在官者王亦例解總管至元元年弘畧入宿衛上召見其兄弟可代守順天者因念王濟南之功遂佩之金虎符代爲守二年移守大名未上微服行民間察其所患苦見倉吏收民租視所當輸倍蓰怨言載道明日視事首取而治之民大悅是歲大水沒廬舍且盡租稅無從出王輒免之計相以專擅罪王王請入見上前曰臣以爲朝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非擅免也上曰何說也王曰歲以水不收而必責之民府倉雖實而民死

亡盡明年租將安出活其民使均足於家歲取之有恒非陛下府庫乎此所謂大倉也上曰知體其勿問其監郡有愛魯者先在郡任計吏不當至使自經死僚吏不悅於愛魯發其事幸王不與之介意六年大括諸道兵益圍宋襄陽益都兵壇所教也號勇悍難制度諸帥無足統之者乃以王爲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戶丞相伯顏命王軍鹿門斷糧道絕郢復之授主者曰鹿門有張九漢水以東無慮矣於是王言於丞相曰今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攻者計待其自斃乎然而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城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奏用其言因移王軍萬山令嚴恒無懈意一日出東門與諸將較射大出敵兵猝薄城諸將曰彼衆我寡請嬰城自守王曰嘻我與諸軍在此何事敵至將不戰邪敢言退者死即被甲上馬橫戈立遺偏將李庭當其前他將將六百人攻其

後親率二百騎爲長陣敵之步陣間陳而待王下令曰聞鼓皆進擊未鼓勿動敵麾衆入陣我不爲動至再且却王曰彼再進再却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大敗得奔還者無幾八年築一字城進逼襄陽破樊城外郛九年命攻樊城流矢中王肘王東創見主帥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從之明日復出率銳卒先登遂拔樊襄陽降以宋將呂文煥入觀上嘉之有錦衣白金寶鞍之賜將校行賞有差十一年丞相伯顏帥師伐宋命王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畧郢而南十二月攻武礮堡取之大兵渡江王爲先驅宋相賈似道以其師軍燕湖其帥孫虎臣軍丁家洲王轉戰而前大兵繼之宋師潰王前行宣布威德所過降下師次建康上遣使諭丞相母輕敵貪進其少進以待王進說曰聖恩待士卒誠厚甚今敵已奪氣亡在旦夕過自迂緩資敵得爲計非策也將軍治閘外急緩之宜難制以渝度乘破竹之勢取之無遺策矣丞相然之即日馳馵顏次臨安之長安鎮中書左丞董公文炳左出京口由海道會之王亦將兵而左師次宋郊丞相遣

兵立柵奪其要害守之揚州都統姜才者宋之名將也所統士有部落種人自爲一軍勁悍善戰至是以二萬人出揚子橋都元帥阿木與王當之兩軍夾水而陳王以十三騎絕渡衝之陣堅不動王引却以誘之其驍將本回紇人皝伏甚異躍馬出衆奮大刀直前趣王王還轡反迎刺之應手頓殞馬下立陣者同口驕呼震動天地而敵人亦不覺失聲遂潰走追殺轉至城南門斬首萬餘級其自相蹂踐與陷壕水溺死幾盡比得入城十無一矣王素善槊此戰衆尤服其奇雋焉於是宋將張世傑孫虎臣悉其國力率水軍陳於焦山南北將致死於我我師合擊之兵支王之一軍橫衝其旁宋師大敗宋自是不復能軍矣追奔於圌山之東王奪其戰艦八十艘以千數上功改亳州萬戶亳軍忠武王舊所統也王以爲請遂還之忠武王之事

憲宗皇帝嘗賜名曰拔突拔突者國語勇敢無敵之名也於是上又以賜王爲名云是年冬丞相伯顏次臨安之長安鎮中書左丞董公文炳左出京至前面論形勢得旨進師十二年師次瓜洲分

使約降宋主宋主幼其大臣難於削號稱臣請以伯姪爲禮往返未決王將命入城數其柄臣之罪而詰之遂屈服竟取降表來上宋亡其主旣歸朝而十三年浙東又叛王力疾討之師次台州遣人持書往諭守將殺使焚書我師怒拔之衆請屠城王不許誅其首禍者而已台民至于今感之明年師還迎拜鎮國上將軍江東宣慰使其民新脫鋒鏑王撫之期月境內稱治十五年王入覲請於旨宋主旣降而其將張世傑奉其庶兄益王是與弟廣王昺南奔旣立是於閩而卒又立昺於海上宜致討焉乃拜蒙古漢軍都元帥以行陞辭奏曰國朝之制無漢人典蒙古軍者臣漢人恐乖節度猝難成功願得親信蒙古大臣與俱上曰爾憶而父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留兵守之察罕不肯師旣南而城復爲宋有進退幾失據汝父至不勝其悔恨也由委任不專今豈可使汝復有汝父之悔乎尚能以汝父宣力國家之心爲心則予汝嘉今付汝大事勗之哉面賜錦衣玉帶又辭曰遺囑未息延命海渚奉辭遠征無所事於衣帶也苟以劔甲爲賜則臣也得以仗國威靈率不聽

命者則臣得其職矣上壯之出上方寶劔名甲聽自擇其善者旣拜賜日又諭之曰劔汝副也有不用命者以此處之且行薦李恒爲已貳從之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南征以弟弘正爲先鋒戒之曰汝以驍勇見選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汝慎之弘正所向克捷王進攻三江寨寨據隘乘高不可近乃連兵環之寨中懼人持滿以待王下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麾軍連拔數寨廻擣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親攻其東門命將佐攻南門西門敵應之乃乘虛入其北門破之鮑浦寨南瀕海王曰陸攻之必走海令弘正圍以騎他將攻其南門又拔之海瀕之郡若潮若惠皆團結盤互王威聲所至恩信濟之無不內附十六年正月庚戌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道至甲子門獲宋斤候將都統劉青顧凱乃知廣王所在辛酉至崖山而他將至外省調至者雖隸所部然儕視不相下有驕蹇意幾敢違其號令王以軍法斬其最甚者一人衆乃懾服聽命時宋人僑居海中環列千餘艘碇之建樓櫓其上隱然堅壁也王引舟師當之然

其地兩山東西對立其北淺舟膠不可進我師由山之東轉而南入大洋始得與之薄又出騎兵斷其汲路燒其宮室而宋益困蹙無所容矣世傑有甥韓在王軍中三使招世傑世傑不從甲戌恒自廣州至舟小更授以二海戰船守北面二月癸未我師將戰或請以礮攻之王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分處其東南北三面王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下令曰宋舟西艤崖山潮至必亟遁急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塵北面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恒等順潮退樂作宋人以爲且宴少懈王舟犯其前南衆繼之王命高構戰樓於舟尾以布障之命軍士負盾而伏之令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敵矢傳我舟如蝟伏盾者不動及舟將接鳴金撤障弧弩火石交作頃刻并破七舟宋師大潰宋臣以其主廣王赴水死獲其符璽印張世傑北突吾軍而遁令李恒追至大洋不及世傑走未至交趾風壞舟與將士盡溺死於是嶺海悉平宋無遺孽矣磨崖山之陽紀功而還十月入朝賜宴內殿慰勞良厚然王以瘴癘疾作矣上命尚醫護視日以狀聞遣近

侍臨議用藥曰吾有國事待其謀畫必盡伎速愈之敕衛士坐其門曰九核都病甚矣非必不可不見者宣詔止之可也疾革沐浴易衣冠俾左右扶至中庭面闕再拜返居室酌酒作樂與親戚賓客爲別遺言母厚葬甲一襲刀一事足矣明器以陶爲之出南征時賜劍與甲以畀嗣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其佩服母忌語竟遂端坐而薨十七年正月十日也得年四十三上聞之震悼詔京尹給喪事所遇郡縣以禮迎送歸葬其鄉之定興縣河內里拊葬祖墓而嗣子佩金虎符襲其軍萬戶二十九年珪入觀上謂太師月兒魯那演曰此家父子相繼自

太祖皇帝以來定中原取江南漢人有勞於國者是爲最張氏史氏俱稱拔都次徒以籌議不如張之百戰立功也所以爵其子孫者豈可與常人同哉遂拜樞密副使行院江淮自是數歷臺省三十餘年爲國大臣矣王素敏悟喜讀書過目輒識大義歌詩尤慷慨身長七尺脩髯如晝機明氣銳言辨捷出勇畧絕人輕財下士拔杖於衆已不以爲惠尚氣節敦信義與人交久而益敬剛直自將不

爲勢位所屈雖臨之以威而辭氣洒落理辯愈明
初丞相伯顏至建康大會諸將出庫金行賞而王
後至丞相曰 祖宗之法凡以軍事會集罪加後雖
貴近材勇無所貸爾何敢後衆錯愕王徐進曰 臨
戰未嘗後受賞恥居先何爲不可丞相爲之俛首
其能片言解疑誤類如此溥錄宋內府金帛行省
都事夾谷士常與焉既而多所遺失或因以誣士
常將就考驗王曰士常名士行義有素何可以此
議之請以本身官爵及家帑保其必不然者其後
誣果明南征時宋文丞相天祥之軍在潮之五坡
嶺弘正掩擊獲之縛文丞相以至椿以戈使拜不
屈王釋之待以客禮吏士或諫王曰敵人之相叵
測不可近王曰忠義人也保無它求其族屬被俘
者悉還之及囚京師聞王薨至爲之垂涕在海上
得宋禮部侍郎鄧光薦禮之於家塾以爲子師嘗
戒其子曰居官律已廉慎則公明自生御衆賞罰
信用則人致力不懷報怨之心怨亦自釋此三言
者皆王素躬行者也凡行軍非對敵未嘗敢妄殺
吏卒有病者必爲親視醫藥不幸死必轉送其家
凡上賜與即分頒士卒麾下有功賞或不時得則

慨然曰人宣力如彼而受抑如彼後或解體將誰
與共功乎甚者爲之涕泣陳說不得請不止故人
樂爲之用及爲元帥雖有所刑戮亦必爲之懇惻
申諭仁聞既著薨之日天下莫不傷悼痛惜焉今
蔡國公又嘗謂集曰先王棄世予尚幼不足盡知
其奇謀偉績當時之交游與老校退卒于今畧以
漸盡雖欲廣聞不得及矣至其昭如日星不可泯
滅者則有信史與李王二公之碑在可以參攷者
故凡可知者備書之而不敢畧于一人今蔡國公
也孫六人某官某曾孫子一人某官某集嘗觀於
蜀漢矣諸葛武侯旣沒所在求爲立廟後主不聽
百姓私祭之道上或曰宜聽立廟成都又不從步
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言曰周懷召伯甘
棠不伐越思范蠡鑄金存像漢興以來圖形立廟
者多矣亮之烝嘗止於私門廟像莫立非所以存
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宜聽立廟汚陽親屬以特
致祭其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君子以爲禮亦
宜之然則亳州張氏之廟豈徒以著勲臣之世家
哉亦足以表朝廷之盛德凡於腹心股肱爪牙之
臣無所不用其至矣故爲作詩以備樂歌焉其辭

曰

維昔世皇受命自天四征既庭遂開中原粵是

南國歷禩三百德在炎燧運往行息百萬我師不

亟不遲不殺而神赫其仁威江流湯湯談笑畢渡

木顛草偃有仆無拒天子曰嘻士亦勞止時且徂

暑其休以俟丞相文武受言敬共息銳養完牛酒

旨豐王乃扣閣請具爲奏若峻阪馳寧扼其後面

上方畧報不踰辰往臨厥都雷飈疾神丞相傳言

天子明聖以順來歸請爾民命主幼臣迷勞我行

人王曰勿庸罪在柄臣身涉其庭氣直辭決稱臣

上表再拜門闕有保其遺奔于天涯延喘湏臾自

靖其私王曰不可不告天子不極其征臣不敢止

乃錫神劖名甲副之抉瘡排炎廓爲清夷膠舟于

堅存其餘幾王言三進求訖炎紀橫槊賦詩波濤

不驚磨崖勒銘表于鯢鱣功名則有壽位弗逮榮

隨哀興業以久大三錫彌尊以啓王封冕馬佩圭

盛服在躬維茲毫人服德以世享嘗于廟從王孫

子於赫

世皇濯濯聖靈萬神景從翼之風霆我思淮陽陟

降在側孰是不顧未懷來格言言新宮高明深宏

中有王考右有王兄王之格思庶其在此蒸蒿浮游孰感而致維毫士女具曰不然我有井里王爲陌阡我有溝洫王浚王畫王于作色其城頽頽我藝黍稷亦有稻杭羊豕在牢以庖則盈旆簫鐸鐸

享士乃作我迎我享是用不怍昔我父祖荷戈與父從王南征百戰是俱春雨既濡秋降霜露王來

享茲從我父祖維時君子顧瞻咏嗟咨毫庶士孰

知其它王有嗣子相我

帝尚孝寧之厥家

仁廟正言于庭必扶其要遠深蔽虧群謫切膚

英宗赫赫如日斯烈搜奸率庸不假豪驥臨軒待

之命遄其驅託之股肱恩信渠渠天難諾斯難起

倉猝慮深謀遠罪人斯得聖明嗣統車塵徐徐亦

惟世臣謹度不渝既寧既好思極求保陳經啓心

非法不道申申其居侃侃其容孚于帝衷以世師

工王廟奕奕視此無斁匪毫是私國有恒秩